



涅瓦河上的烟花（下）

胡钰

公元988年的“罗斯受洗”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化诞生的标志。那一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了传自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基督教作为国教。不过，有些尴尬的是，这之后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并不顺利。根据1802年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编写的《俄罗斯伟大作家名录》，从远古的游吟诗人到作者生活的年代，不过20人。换言之，在千年的岁月里，可称为“伟大作家”的俄罗斯人屈指可数，这与十九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学的群星璀璨显然形成鲜明对比。研究俄罗斯文化史，可以清晰地发现其“起步晚、进步快、水平高”的特征。

究其原因，认真地学习欧洲文明无疑是最重要的分水岭。以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们俄国人有两个祖国——俄罗斯和欧洲。”这种文化上的双重性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不东不西、亦东亦西、

非欧非亚、亦欧亦亚。俄罗斯的多神教信仰源于印度吠陀诸神，东正教信仰源于拜占庭。在今天俄罗斯盾型国徽上的金色双头鹰，一头向左，另一头向右，就被普遍解释为一头看西方，另一头看东方。一方面，俄罗斯人对自身斯拉夫民族特征非常强调，俄罗斯国土大部分在亚洲，加之金帐汗国统治时期继承下来蒙古人的习俗，用拿破仑的话说，“在俄罗斯人的皮肤下面都藏着一个鞑靼人”。另一方面，从十八世纪起对欧洲特别是法国文化的迷恋，一度使得法语成为上流社会的母语，而俄语的使用却成为问题。事实上，当我们在涅瓦河上乘船游览时，我经常与同学们讨论说，河两边的景致宛如塞纳河边，法国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一直到当代，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始终是俄罗斯文化中的两条主线，或交织、或平行。

前者把俄罗斯当作母亲，后者把俄罗斯当作孩子；前者认为莫斯科是俄罗斯传统生活方式的中心，后者认为圣彼得堡是现代文明的典范。公开的欧洲范儿与私下的俄罗斯气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访问者来说，常常觉得在莫斯科会看到北京，在圣彼得堡则会看到巴黎。

不过这种双重性并不妨碍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获得先进性并没有丧失主体性，用别林斯基的话说，是要成为“具有欧洲精神的俄罗斯人”。从我们此行中接触的一些俄罗斯大学生来看，思维很自由，选择很独立，对本国归属感很强，并不盲目到西方或所谓国际名校留学，而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职业来设计个人的发展路径，展现了个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十五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衰落，莫斯科接过东正教的衣



涅瓦河上的烟花

钵，认为自己传承了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宗教正统，成为“第三罗马”。莫斯科大公自称为“沙皇”，俄语中“凯撒”之意。这种成为“上帝选民”的意识让俄罗斯文化中的宗教性非常强烈，充满了拯救世界的弥赛亚情结，也逐渐形成了帝国意识。1547年，伊凡雷帝登基，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沙皇。

从城市建筑中看，东正教的传入使得教堂和修道院大量兴建，“罗斯受洗”之后仅在基辅城就建起四百多座。莫斯科的教堂也是数以百计。从文学传统中看，俄罗斯文学中的反思性非常强，《谁之罪？》与《怎么办？》的疑问，都带有强烈的宗教救赎意味。而在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又迅速成为俄罗

斯国民的共同信仰基础，即便在青年中也有着很大普及面。

距离莫斯科大约200公里的奥普京修道院被视为俄罗斯精神的核心所在。包括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许多俄罗斯作家都曾到这里来寻找“俄罗斯的灵魂”，认为这里是拯救西方拜物主义的精神救世主。而托尔斯泰在82岁临终前离家出走买了一张火车票就是前往这所修道院，可惜没有到达。

普希金曾说：“我们从拜占庭学来了福音书和传统。”如今看来，东正教的确已经成为了俄罗斯的“传统”。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说自己是‘俄国人’就等于说自己是‘东正教徒’”。

在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善于从历史中发掘民族的精

神性力量。对许多杰出的俄罗斯历史人物来说，精神重于物质，信仰重于利益，情感重于理智。广为传颂的“十二月党人”的故事就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被认为是“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尽管或许是乌托邦的理想、堂吉诃德的勇气，但为了自己的信仰，反抗沙皇的贵族们承受了被终身流放的惩罚。而更为后世传颂的是，这些贵族的夫人们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依然跟着自己的丈夫走入了遥远贫瘠的西伯利亚。

歌颂勇气、勇敢、勇士成为俄罗斯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永恒主题。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歌颂的就是民间故事中勇士的英雄精神，之后又被创作成歌剧和交响乐，成为反复上演的经典剧目。此行中参观各种博物馆，俄罗斯画家瓦斯涅佐夫的油画《三勇士》《十字路口的勇士》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前者描绘的是中世纪俄罗斯三个英雄人物手持长剑、长矛与弓箭骑在马上英姿，后者描绘的是在面临死亡威胁与财富、安逸的诱惑下依然前行的勇士。还有一件创作于1813年的雕塑作品《俄罗斯的塞沃特》，描述的是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一个俄罗斯农民被法国侵略者手臂上刻下拿破仑的名字以羞辱，而他则拿起利斧砍下自己胳膊的瞬间，令人震撼。

这种强烈的精神追求与勇敢崇拜造就了俄罗斯“战斗民族”的美誉。此次访问，也让我们有了切身的感受。恰逢冬宫广场上举行音乐会，居然在前一天拉来了大量的重型武器，包括火箭炮、导弹、装甲车、坦克等摆放在广场上。原以为是为了实施最严格的安全保卫，可到了演出当天，发现这里更多的作用似乎是作拍照的背景，甚至于小孩子爬上这些武器也是可以的。身处冬宫广场，看着舞台上的摇滚乐与舞台下的重型武器，那种特殊的“肌肉感”与“精神性”是融为一体的。

同样，观察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建筑，从彼得大帝时期到斯大林时期，规模宏大、壮观有力成为共同的特征。当我和同学们身处这些巨型建筑中，经常会讨论一个问题，应该如何描述与理解俄罗斯的气质呢？其实，对于这个“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深入历史与思维，抱有尊重与理解，才能体会其独特与独立的“俄国性”。世界在眼中，民族在心中。用十九世纪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的诗来表述最贴切：“俄罗斯无法凭理智理解，也不能用一般尺度衡量：俄罗斯有一种独特气质——对俄罗斯只能去信仰。”

在莫斯科见到罗高寿俄中中心主席时，他第一句话就热情地说：“我们是同志。”他说

自己与中国已经交往了20多年，很希望俄中友谊能够实现代际传承。在讨论中，他对中国探索自己道路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世界应该是多元的，要给更多国家以更多选择，而不仅是西方模式，特别是在西方模式也出现很多问题的情况下。他非常认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谈到“二战”期间各国付出巨大代价，就是为了全人类，因此“二战”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我们都是人类”的观念。中心主席还表示，俄罗斯和中国之所以在对待诸多国际事务时持相同立场，是因为两国都从全球人民利益的高度判断当今的世界格局，把世界的和平稳定而不是一国利益放在首位。在中俄两国关系引起全球瞩目的今天，中俄热烈期待与更多国家一道，为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公正、美好的世界而奋斗。

在见到莫斯科国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第一副院长时，他介绍说去年学院招了30名中国留学生，今年希望招100人，今后希望更多的中国学生来俄罗斯学习。他本人每年去中国十次左右。当被问及他最喜欢中国的哪里时，他居然提到了泸沽湖，认为那里有着不可思议的美丽。一个俄罗斯人提到这么小众的中国地方，着实让大家惊讶！他介绍，俄罗斯高考已经把汉语作为正式的外语科目，而他

自己的两个读大学本科的侄子也在学习中文。与此同时，他也特别鼓励中国青年学习俄语，而且强调说：“俄语很好学的，两个月后就开口说了！”

在中建俄罗斯公司，我们得知，中建在当地坚持深耕许多年，在俄罗斯建筑市场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不仅做出了许多代表性的优质工程，而且十分注重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上的国际形象，成为中国品质的代表者和中国形象的传播者。企业克服了政治社会变动、汇率起伏、合约风险、劳工政策约束等多方面困难，“十年磨一剑，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不回头”，获得了当地的认同。我们访问了一些俄籍员工，他们普遍表示很喜欢在中建工作，因为规范、安全，技术好，经验丰富，当然还有发工资很及时。

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与圣彼得堡社区图书馆等地的访问让我们意识到，与中俄之间政治、经济交往的活跃程度相比，两国文化交往还不那么活跃。与俄罗斯作家在中国耳熟能详甚至成为偶像存在的现状相比，中国作家在俄罗斯的影响力还有限，尤其是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俄语的还较少。与京剧、书画、太极等中国传统文化在俄罗斯的知晓度相比，俄罗斯人对当代中国文化的现象与趋势的了解明显模糊。古



油画《三勇士》

老的中国文化形象与发达的中国经济形象叠加在一起，成为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不过，我们在莫斯科见到的一位俄罗斯女画家对中国国画的热爱与造诣，特别是对熊猫的绘画水平，让大家赞不绝口。而在圣彼得堡的一个社区中心听到当地老人们为我们演唱《茉莉花》，内心瞬间充满了温暖。

此行中最难得的是参加了俄罗斯海军节八十周年的活动，登上了停泊在涅瓦河上中国到访参加检阅仪式的“西安舰”，参观了舰艇内舱，听舰上军官

讲解中国海军的发展。在俄罗斯的蓝天白云烈日下站在中国军舰的甲板上，对大国海军的建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当然，最难以忘怀的场景是观看了俄罗斯海军节的烟火晚会。根据活动预报，当天晚上十点半，烟火晚会在涅瓦河边准时开始。由于此前我和同学们都在观看芭蕾舞演出，大家乘车赶到河边时已经临近开始，而车却由于极度拥堵一动不动。情急之中，大家让司机开门，都冲下车向河边奔去。要知道，所有人都是穿着观看芭蕾舞演出的正装，西服

革履，长裙高跟鞋，但那一刻似乎顾不了许多，一路狂奔。到了河边，恰逢烟花升起。在壮阔的涅瓦河上，华丽的烟花一朵朵升起，如五彩群星，金丝散花，从天而降。更有气氛的是，每一朵烟花升起时，河边和河中船上的人群中就会爆发出“乌拉”的欢呼声。那一场景，如童话世界，如梦幻仙境，虽短暂存在但会成为记忆中的永恒。

在圣彼得堡期间，我们乘坐的旅行车的司机经常在车上播放歌曲，有一首歌很好听，是美国歌手 Joe Dassin 演唱的法语歌曲 Et Si Tu N'existais Pas（《如果你不曾存在》），很有经典苏联歌曲的味道，浪漫、轻快且带着淡淡忧伤，于是我找来下载到手机上播放。有次司机听到了，很开心，表示他也喜欢。在离开圣彼得堡的最后一天，司机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车刚一开动，司机就打开音响挑选歌曲，第一首播放的正是这首歌。那一刻，令人既惊喜又感动，低沉浑厚的男中音在车厢里飞舞，浓浓的友善也弥漫开来。司机说：希望我和同学们喜欢圣彼得堡，留下美好印象。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如果你不曾存在/告诉我，我如何存在/我可以使自己成为自己/但我不是真实的……”或许，以这首歌来描述圣彼得堡之于俄罗斯的意义，也是很恰当的。📖